

四書五經第四種

孟子章句集注

朱熹注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關人也本邦國也受業子思之門人思子

孔子之孫名伋案隱云王劭以人爲行字思未知是否趙氏注及道既通於詩書程子曰孟子通五經尤長

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則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

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後春秋則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

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宣知孟子者則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

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按史記齊宣王之三十年丁未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

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齊宣王之三十年丁未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

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

王矣然考異亦無他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

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

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

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

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曰韓

子此語非是語襲前人又非鑒空撰得出○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意○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又曰孔子之

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又曰孔子之

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

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

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

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當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思按至字作聖。○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

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豪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集注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

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梁惠王曰。利吾國。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心之

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

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

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餒。乘去聲。

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

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諸侯

者。大夫采地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里。出車千乘也。諸侯之大夫。采地

賦。下殺上也。繫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

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此言仁義未嘗

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敬於己也。王亦曰。仁義而已

矣。何必曰利。利。言心之仁義。而無利之意。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己也。王亦曰。仁義而已

矣。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天理之公也。

學者所空精察而明之。始也。夫曰。余言利。孟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多怨。自天

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向以是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多怨。自天

仁義。故孟子言利。而末嘗不言利。所以是本義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志也。孟子見梁

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孟子對曰。賢

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此一章。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

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執。應音憂。鶴詩作鴈。戶角反。於音烏。○此引詩而釋之。以明也。營謀爲也。攻治也。不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成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臺靈沼臺下有園。園中有沼也。應北鹿也。依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數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復加以美名。而湯誓曰。時日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子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此引書而釋之。女音汝。○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樂書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亡吾乃亡。吾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之不能移者。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爲盡心焉。則未矣。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罟。密也。罟。網也。春耜下之地。水有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屬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爲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民無所恨矣。○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道以得民心爲本。故以此爲王道之始。○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

燕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衣去聲。畜敕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古則平聲。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惡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受。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畜養也。百畝之田亦一大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頭。半。白。黑。者。也。負。在。背。戴。在。前。覆。夫。民。衣。食。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須。無。斑。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是。得。衣。食。肉。而。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成。輸。相。也。道。以。左。右。民。是。成。也。王。道。之。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餓。死。人。也。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不。知。發。倉。廩。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至。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有。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承。上。章。言。以。受。教。孟。子。對。曰。殺。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可。也。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安。意。以。受。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挺。徒。頂。反。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孟。子。又。答。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驅。獸。以。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惡。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何。在。者。民。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謂。之。芻。蕘。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大。似。人。

放此。○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威貌。沛然雨威貌。沛然與起貌。導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頭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頗為大而已。然不深源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為迂者矣。○蘇氏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者。皆霸諸侯者。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愛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龔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觥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說音核。舍上聲。觥音附。觶音速。與平聲。取血以塗其觥。鄰也。觥。觶。恐懼貌。孟子述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見牛之觥觶。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所聞胡龔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觥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豈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平聲。○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遠去聲。○無傷言雖有百姓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釁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

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心。勤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復。白也。鈞。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
何以異。曰。挾大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大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為長者之為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老。以老事之也。吾。考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達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解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親叛。難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之。度。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之度待洛反。○權稱鍾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愛民之心。所以輕語。且戰士也。構怨也。孟子以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敵。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獨暗於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爲肥。抑。爲豈。爲不爲之。爲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鄰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鄰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其甚與。聞與之與平聲。○殆。蓋音發語辭。鄰。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潮賈音古。愬與訴同。○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強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章意同。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昏與同。曰。

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恆胡登反。辟與僻同。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敗其不見而取之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義者平聲。爲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放此。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章何不也。使民有常具下文。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爲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爲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告之。此章言人君當熟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孟子集注卷二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
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獨樂不若與衆。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臣請爲王言樂。皆孟子之言也。此以下。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蹙子六反。頰音過。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疾首蹙頰。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頰。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旗也。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與民同樂。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好樂而民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可若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爲邦之正道。孟子之

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爲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齊宣王感頌。則雖奏以威英韶漢。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國者審育鳥獸。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音又傳直戀反。○國者審育鳥獸。武事。然不欲馳驚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爲囿。然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若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芻音初。蕘音饒。○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太不亦宜乎。○阱才性反。○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爲郊。○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音重。鬻音育。○句音鉤。○仁人之心。寬洪惻隱而無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次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詩曰。畏天。包含偏覆。無不周備。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篇頌我將。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言以好勇故不也。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爲。大勇。義理所發。○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祐。福也。旅衆也。遇詩作按止也。徂往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

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篇也。然所

四方龍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而誅之。無罪者我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之。今

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武王此則天下大勇也。其

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一怒以除暴亂而極已於水火之中。惟

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若能德小分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

暴殺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

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

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雪宮。離宮名。言人若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

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恤民皆非理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樂以天下。憂以天下。

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放上聲。

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放至。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

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

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狩。舒教反。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獲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述。行諸侯所

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一事而思惠。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

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聲。惟君所行也。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景公說大

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大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眇里反。招與韶同。蓋較六

大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咸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與發發倉粟也。負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室為君之所尤。徵為事招舞樂也。其詩。徵招

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為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齊宣王問

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趙氏曰。明堂大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

居之也。王問當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音扶。○明

毀之乎。且止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音扶。○明

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

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

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

富人。哀此鰥獨。與平聲。哿音奴。鰥始頑反。哿二可反。鰥音項。○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

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是一區之中為

失其祿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

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梁謂水梁。謂魚梁

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而征商賈之稅也。澤梁謂水梁。謂魚梁

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空憐恤。故其妻以先

等可也。贊曰。正月之篇。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

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臺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

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

